

鳥文學

晉祖璋



鳥與文學

賈祖璋 著

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發行
民國廿二年十月再版發行

實價大洋九角五分

(實價不折不扣
外埠酌加寄費)

“學文與鳥”

印翻准不權作著有

著者 賈祖璋

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杜海生

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
美成印刷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號 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
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

北平楊梅竹斜街

序

壁上掛一把拉皮黃調的胡琴與懸一張破舊的無弦古琴，主人的胸中的情調是大不相同的。一盆芬芳的薔薇與一枝枯瘦的梅花，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，也會有雅俗之分。這事實可用民族對於事物的文學歷史的多寡而說明。琴在中國已有很濃厚的文學背景，普通人見了琴就會引起種種聯想，胡琴雖時下流行，但在近人的詠物詩以外卻舉不出文學上的故事或傳說來，所以不能爲聯想的原素。薔薇在西洋原是有長久的文學的背景的，在中國，究不能與梅花並列。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洋的文人面前，其感興也當然不及薔薇的吧。

文學不能無所緣，文學所緣的東西，在自然現象中要算草蟲鳥爲最普通。孔子舉讀詩的益處，其一種就是說「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。」試翻毛詩來看，第一首關雎，是以鳥

爲綠的，第二首葛覃，是以草木爲綠的。民族各以其常見的事物爲對象，發爲歌詠或編成傳說，經過多人的歌詠及普遍的傳說以後，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脈中，遺下某種情調，呈出一種特有的觀感。這些情調與觀感，足以長久地作爲酵素，來溫暖潤澤民族的心情。日本人對於櫻的情調，中國人對於鶴的趣味，都是他民族所不能翻譯共喻的。

事物的文學背景愈豐富，愈足以溫暖潤澤人的心情，反之，如果對於某事物毫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獻或典故，就會興味索然。故對於某事物關聯地來灌輸些文學上的文獻或典故，使對於某事物得擴張其趣味，也是青年教育上一件要務。祖璋的鳥與文學，在這意義上，不失爲有價值的書。

小泉八雲 (Lafcadio Hearn) 曾著了一部有名的蟲的文學，把日本的蟲的故事與詩歌和西洋的關於蟲的文獻比較研究過。我在往時讀了很感興趣。現在讀祖璋此書，有許多地方，令我記起讀蟲的文學的印象來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巧尊題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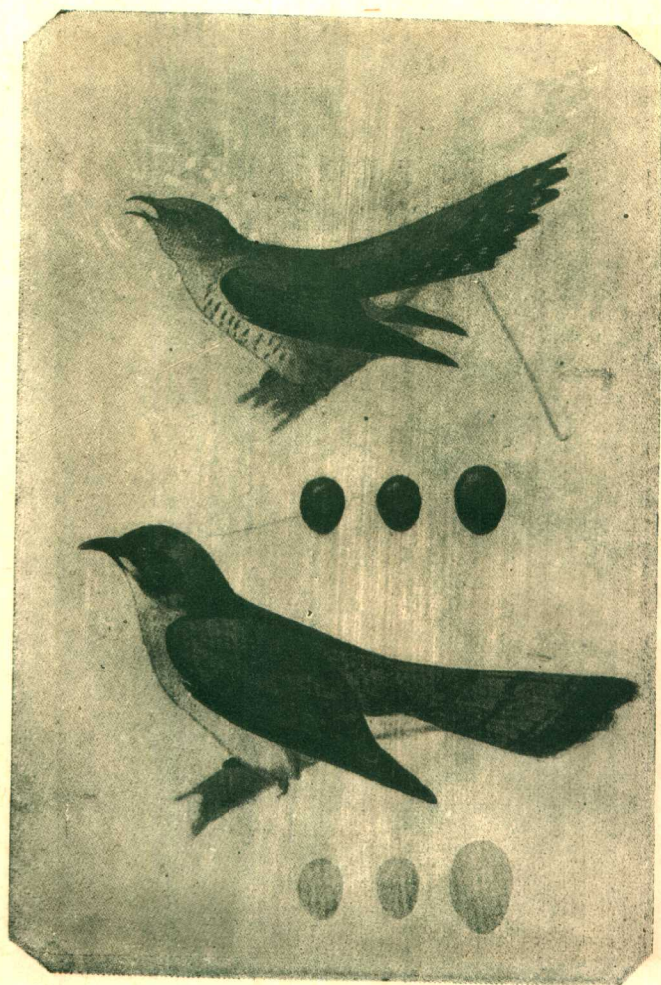
黃鳥 (參看頁51)



伯勞（參看頁S7）



魚 狗 (參 看 頁 11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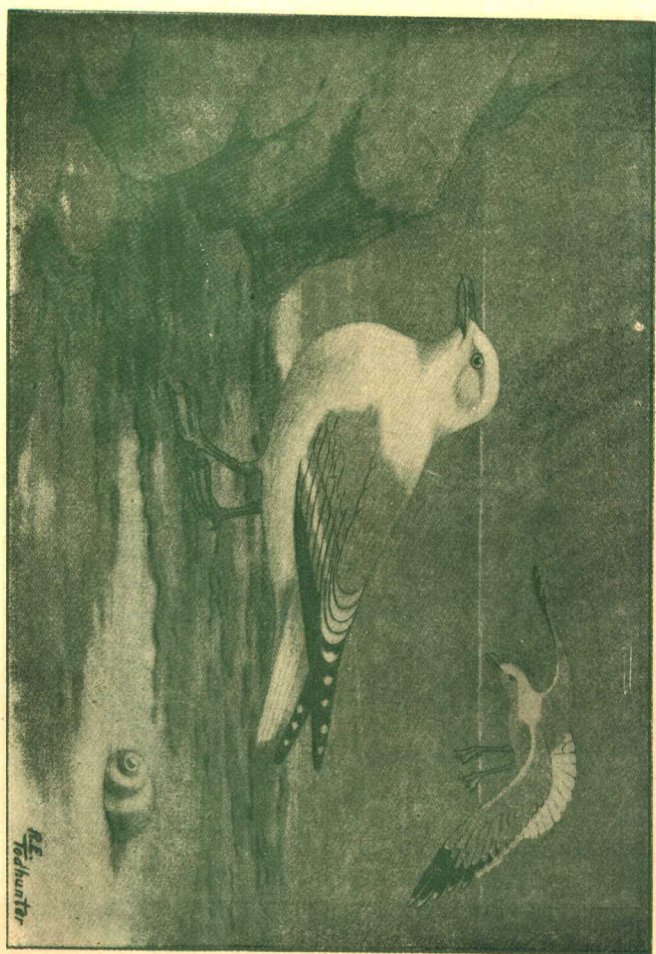


〔上〕杜鵑（參看頁127）〔下〕鳩（參看頁151）



〔上〕斑鳩 〔下〕雄鳩（參看頁171）

鷗之一種（參看頁189）





孔雀 (參看頁231)



白鷺（參看頁323）

目次

序 燕

一	名稱與種類	一
二	習性	八
三	爲誰歸去爲誰來	一三
四	舊地重臨	一六
五	雙燕與雙燕離	一九
六	趙飛燕	二三
七	燕子箋	二五

八	燕子與楊柳·····	二七
---	------------	----

九	神話·····	三〇
---	---------	----

一〇	白燕之瑞·····	三一
----	-----------	----

一一	燕窩·····	三七
----	---------	----

鸚鵡

一	釋名·····	四
---	---------	---

二	形態·····	四
---	---------	---

三	生活·····	四
---	---------	---

四	飼養·····	四
---	---------	---

黃鳥

一	釋名	五
二	種類	五
三	形態	七
四	生活	九
五	歌鳴	二
六	飼養	七
七	遷喬與求友	六
八	療妒的臆說	七
九	日本的鶯	三
一〇	雜記	七

一	舊記載·····	七
二	新記載·····	九
三	鳴聲·····	二

伯勞

一	釋名·····	五
二	種類·····	六
三	習性·····	九
四	傳說·····	六

畫眉

一	文學上的畫眉·····	九
---	-------------	---